

影视人西影开讲： 让创新力和时代性成为电影创作风向标



“开讲了，影视人”活动现场

本报讯 “开讲了，影视人”电影创作主题交流分享会新一期活动迎来重磅嘉宾，掀起电影创作交流热潮。近日，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陆川，青年演员刘雅瑟，新锐导演许磊，以及北京启泰文化董事长、知名制片人杨硕现身西影电影圈子，在西影大厦一楼艺术阶梯，围绕“电影创作”展开热烈对话，与现场观众分享电影创作宝贵经验，畅谈中国电影创作创新路径。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涛，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献松，以及陕西影视联盟的代表、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学子，相关影视从业者、影迷朋友及主流媒体参加本场交流活动。活动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影视联盟联合主办，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启泰文化共同承办。

► 聚焦创作 共谋中国影视业发展

“开讲了，影视人”系列活动由西影集团和陕西影视联盟共同发起，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影视人、影视企业同仁、青年影视人才现场讲谈，旨在营造良好影

视创作氛围，加强影视业内交流互通，加快共创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未来。系列活动的举办，也将为陕西影视企业创作生产的提质、创新提供宝贵的学习、合作机会。

分享会上，著名导演陆川以《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执导代表作，新锐导演许磊以执导影片《天上的孩子》为例，分别讲述了各自的电影创作经验和难忘经历，并对新一代电影人寄予厚望。陆川现场透露，电影《749局》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

许磊认为电影“处女作”之于青年导演具有重要意义，勉励有志影人从“做好剧本，讲好故事”出发，脚踏实地创作，不刻意迎合观众。演员刘雅瑟则通过自己的代表作《十三棵泡桐》、《致青春》、《麦路人》等，从表演的角度分享了诠释角色时的内心体验，她认为，电影是反映真实生活的，生活中是有“情”的，电影需要与观众共情。

► 着力西部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陕西雄踞中国西部，具有浓厚的电影传统。20世纪80年代，这里涌现出《红高粱》、

《人生》、《黑炮事件》、《野山》等一批艺术与水准极高的电影，由此确立了具有独特影像风格和人文情怀的西部电影，更使中国电影成功步入世界电影艺术之林。

谈及新时代下西部电影的选题与创新，陆川认为，西影曾经给中国电影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艺术界有深远影响。参考西影在历史中的文化坐标，新时代中以西部为题材的创作者，更应当以创新的勇气、开阔的视野，深刻地感受时代、拥抱时代。

导演许磊、青年演员刘雅瑟分别讲述了《老井》、《红高粱》、《美丽的大脚》等西影经典电影对自己的影响，并坦言期待有更多反映西部精神、展现西部人文风貌的现实题材作品出现。

► 见证改革 感受新西影守正出新

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热情提问，嘉宾们均逐一认真解答。当被问及“重逢”西影的感受，陆川直言“不一样”，并表示在这样一个“图书馆式”的分享空间聊电影，真切感受到西影的传承和变化，相信西影在不远的将来会再次用作品震撼世界。

嘉宾的感受并不是孤例。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西影加强园区建设，锚定主业生产，不断推陈出新。2020年起，西影全力聚焦主业，十余部影视作品陆续提上日程；促进行业资源联动，发掘、扶植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导演。

赵文涛表示，对西影而言，这次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身处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好时代，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西影将以西部电影创作为主业核心，用开放的心态与优秀电影人深度合作，一起把西影带向梦想之地，缔造新的艺术高峰。

据悉，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集团、北京启泰文化联合出品的宠物题材奇幻爱情电影《再见汪先森》，将于5月21日在全国院线暖心上映。该片曾入围第36届华沙国际电影节“自由精神”竞赛单元，是15部入围影片中大陆地区唯一华语片。

(静默)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庆祝建党百年召开影视剧本创作研讨会 将吸管插入百年党史的源泉中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如何创作好党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何激活党史资料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如何用创作手段塑造共产党人的感人形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日前举办主题为“庆祝建党百年，讲好党史故事”的影视剧本创作研讨会，160多位新老编剧齐聚一堂，各抒己见。

会议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海林主持。他强调，创作党史影视作品，编剧是首创，只有编得学懂党史，理解党史，从党史中汲取资源，才能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如何创作出高品质的剧本，如何写好共产党人，作为会议讨论的核心话题。通过大会的沟通和交流，总结建党百年剧本创作的经验，号召编剧会员积极筹划明年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剧本创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建国大业》、《黄克功案件》编剧王兴东表示，“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用新方式、新手段、新视野创造新的能在全球传播的共产党人形象，是我们探索的课题。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场。写党史电影要敬畏党史，也要遵循电影创作规律，摒弃流水账式叙事，敢于去伪存

真探索真相，要用好用足一个‘情’字，要着力表现信仰的旗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影《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编剧黄亚洲坦言，“作为一个写历史的编剧，我有时候很痛苦：写出个很好的桥段删了很可惜，但当艺术构思和历史事实产生冲突怎么办？现在我在写电视剧《红船》，胆子就越来越小，不像30年前那样把历史剪来剪去，我觉得我对历史越来越敬畏。”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巡回检查组》编剧余飞说：“写好党史题材影视作品，一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戏剧冲突，二是要沿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惯性和亮点，这两个经验有助于解决艺术虚构和历史事实的矛盾，增强观赏性。”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影《战狼2》编剧刘毅强调，“写党和国家领袖也好，写先进英模也好，都还是要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本身写起来比较困难，也可以写和他相关的人把他带出来。所谓英雄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也不是做什么事都是英雄，在把主人公写成真正的人以后，要着力塑造在关键那一刻动人的英雄行为。”

从长沙专程来京参加会议的原湖南省文联主席、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谭仲池，在建党百年之际创作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

传记电影《血铸忠诚》。这位曾写过电影《袁隆平》的老党员，深有感触地讲道：“一个作家要写一个重要党史人物的电影，首先要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情，对祖国有感情，对人民有感情；第二，作家必须走到生活中去。”

《金刚川》、《光荣与梦想》、《浴血无名川》等电影的编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宇宁，近几年曾参与多部重大革命题材的创作。他说编剧工作没有捷径，必须要“在学习中创作”。他直言，现在有些写党史影视剧的作者没有看完党史，出现大量常识性错误，有些影视行业的甲方不了解党史，往往生编硬造。他建议创作者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要多学习前辈的经典作品。

《革命者》的编剧张珂，其父亲就是党史教授，他从十三岁就爱看党史书，进入电影编剧行业，特别钟情党史题材的创作，《革命者》就是写李大钊的一生。他有感而发：“涉及到党史军事的题材，编剧的知识储备必须足够，这是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编剧在创作时，既要尊重史料，同时也不能被史料束缚住，要善于考察历史的空白处，大胆地把史料中的空白处合理地运用到艺术作品里。”而且，他觉得创造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核心不是要满足甲方，而是更多地去感受新一代的年轻人。

就不脱单”的豪情壮语后，最终她的个人情感也同山清水秀的美丽山村一样收获了美好的归宿。

身兼编剧导演的郭其璋在基层采风的过程中陪同驻村干部们工作，参与座谈交流，取得了大量的真实素材，根据素材中真人真事来进行艺术改编，前后历经三年时间，将走访中的所见所闻的人物“灵魂”附着到剧中主要人物身上。

(李佳蕾)

(上接第5版)

◎ 深耕现实题材 紧抓时代脉搏更好书写时代

正如饶曙光所说：“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主要的社会功能还是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但是，从每一个创作尤其是每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是有一个偏重于主要满足观众娱乐需求，还是实现个人自我表达和风格之间的博弈、选择。理想的情况是实现两者的平衡与统一，但更多的时候真的可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更多还是从观众而不是‘作者’出发，更多是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情感需求。他们抓住了社会、人生以及家庭生活的一些痛点、‘兴奋点’并且给予了一个强故事化的极致表达。想要有效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达成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建构起共同体美学，强故事化的极致表达是必须的，有张力的故事，有智慧的叙事，饱满的人物塑造，有质感的细节以及能够让让人记住的精彩台词，一个也不能少。”

之前电影市场上出现的《相爱相亲》、《老兽》、《狗十三》、《小伟》等影片也是家庭亲情主题的电影，但是并没有引起市场非常热烈的反响或社会的热议话题，但是这些影片在艺术风格、艺术探索上能够对市场进行有益滋养和有效补充。梁君健坦言：“电影是分门别类的。电影市场需要类似《我的姐姐》的市场热门，也需要类似《相爱相亲》的风格化影片，需要有不同的影片去填充市场以达到平衡。”

刘抒鹏表示，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在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创作上还有可拓展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这类“治愈系”电影，一定有市场份额的存在，只是可能没有《你好，李焕英》那么幸运。但是，这种幸运绝不是偶然。创作者通过长时间积累，沉淀下的乐观、坚守、自省等充分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因此说幸运不能完全地概括，应该是创作者多年的生活阅历和功力在某一时刻厚积薄发。所以，创作者要通过不停地学习、不断地积累，时时刻刻紧跟生活、创作视野和艺术水准的时代步伐。

在未来的家庭亲情主题电影创作方面，电影从业者能做的还有很多。从制作层面的角度来讲，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创作成本相对较低，不需要大量的特效和工业技术的支撑。因此，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可以有更多的艺术探索。梁君健表示：“现实主义电影，特别是家庭题材的影片制作成本不高，即使是像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票房不高，但是从制作角度来说亏损不会很严重，是可以支撑影片运行下去

的。因此，市场需要一些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去充实。”

从创作方面来讲，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也可以尝试走系列创作之路。如日本系列影片《家族之苦》，通过讲述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生活故事，反映一家人情感关系变化。家庭亲情主题的电视剧非常之多，近几年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的有《小欢喜》、《小舍得》等电视剧，而像《小欢喜》、《小别离》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小欢喜2》共同组成了“小宇宙”。电影创作虽然在篇幅上与电视剧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从系列创作角度出发，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创作是可以围绕以一家或几家人的生活以及情感关系的变迁展开尝试走系列创作之路。

关于如何提升或超越现在的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刘抒鹏真诚地表示：“我们坚信一定会超越。不同的创作者和创作团队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要充分利用在特定领域的深刻认识、切身体会，创作出不同作品。比如，我们的团队对医疗系统非常了解，在疫情时期我也积累了许多的抗疫故事，这些都让我有了更多沉淀和思考。当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创作出和亲情、熟悉的领域有关更深刻的作品。只有经历过、沉淀过，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更有力。”

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始终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对家庭生活的理解，紧抓现实主义创作，创作出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真实情感的影片才能获得市场和观众的认可。饶曙光认为，即使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所谓穿越电影，是不是也可以有“穿越式的现实主义”？事实上，《你好，李焕英》的核心和灵魂还是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活的“痛点”，包括情感的“痛点”和人性的“痛点”，所以引发了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二的票房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电影都需要现实主义的底色、现实主义的支撑，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中国电影更应该去努力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化、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转换、现实主义与电影高科技的无缝对接和融合。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电影的基本底色，是支撑，是灵魂。工业化电影也好，家庭亲情类电影也好，都应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用刘抒鹏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可以反映现实、温暖现实。曾经有人把我的作品定义为‘温暖的现实主义’，我是非常高兴的。虽然有人嘲笑我说‘现实主义应该是深刻的、批判的’，拿着利器去伤人是最简单的，但是要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创作、表达、传递温暖给别人才是最困难的。”或许，我们中国电影在家庭亲情影片的创作上，用更加细致、更加积极、更加温柔的方式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也会出现类似《我的姐姐》的一批感人的影片。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可以在多个层次和多个维度下展现不同的亲情关系，用温柔的力量量化开家庭、生活中的难题，用现实主义的底色、真诚的人性体察传递更为积极向上的精神。



支教题材电影《月照秋河》4月21日公映

本报讯 近日，支教题材电影《月照秋河》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留守儿童回乡成为普通支教女教师，甘愿平凡坚守大爱无疆助力扶贫的感人故事。影片由青年导演郭其璋取材真实事件，关注精准扶贫题材，著名导演胡玫担任总监制，4月

21日在全国上映。影片中的主人公以长大的“留守儿童”、青年党员李秋榕为时代缩影，她用实际行动身体力行践行“感恩”与“反哺”，以帮助更多老百姓脱离贫困的方式来回馈资助者。预告的结尾当李秋榕喊出“这里不脱贫，我